

序

我東人無從至熱河庚子使臣則至矣而自燕京出古北口復從古北口入而至燕考之前史高句麗將葛盧孟光迎燕王馮弘至龍城命軍士脫弊袴取燕武庫精仗給之大掠城中而歸龍城者今朝陽縣也朝陽以西建昌平泉等地孟光之所未至也余是行自遼野之白臺徑涉奚地遊避暑山莊入古北口出山海關而歸閭山在一周之中長城歷萬里之半可謂未曾有也乙卯長至柳得恭書於古芸齋中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灤陽錄目錄

卷一

鴨綠江

瀋陽書院

周流河

新店

細河

義州

蠻子嶺

朝陽縣

喇嘛溝

夜不收

建昌縣

平泉州

紅石嶺

熱河

入宴

扮戲

餽餽

時標

滿洲諸王

蒙古諸王

回回諸王

安南諸王

南掌使者

緬甸使者

臺灣生番

卷二

灤平縣

古北口

圓明園扮戲

結綵

假山

西直門外

西山宮殿

堪達漢

珊瑚樹

紀曉嵐大宗伯

潘秋厓御史

李墨莊鳧塘二太史

衍聖公

羅兩峰

張水屋

吳白庵

莊中書

劉阮二太史

熊蔣二庶常

鐵冶亭侍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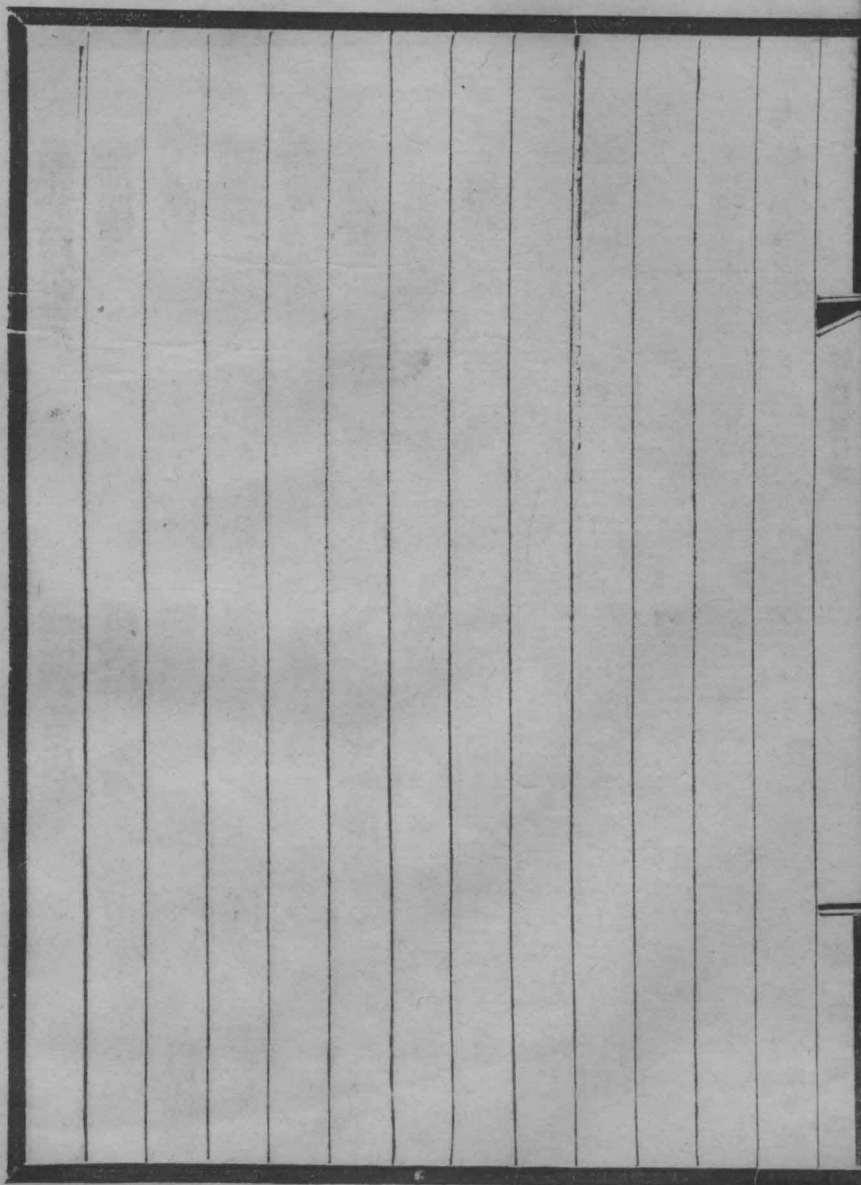
福建將軍

遷到新店

瀋陽

鳳城

目錄終



灤陽錄卷之一

漢山州柳得恭惠甫撰

鴨綠江

泊沟城南漲綠波快船輕騎待離歌
恩恩書付流星撥不向燕京向
熱河

庚戌進賀副使奎章閣原任直提學徐公筵稟辟檢書二員爲從
官余與次修也是年五月二十四日余以廣興倉主簿換授司導
寺主簿頒祿衙門不可久曠故也二十六日入侍于重熙堂賜豹
皮二領水獺皮五領臘劑十種扇十柄二十七日又入侍賜菡萏
銀鯉畫扇一柄具香墜教曰遼野禦暑特恩也是日差備門下直
六月十一日到義州二十一日盛京將軍咨文到云本國使臣務
於七月初十日前趕赴熱河入宴使旨初向燕京趁八月十三日
入宴稍留義州不即渡江及見移咨非晝夜兼程不能及期熱河

又是口外生路上副使具由馳啟二十二日自九龍淵渡江盛京將軍催行公文續到有日本國使臣務須星夜續行刻期於七月初十日前徑赴熱河一路並無驛站恐其遲誤已飛勅義州旗民地方預備壯車健馬應付仍飛勅邊外朝陽赤峰建昌等縣一體照料辦備云云二十三日入柵派定一行人馬不緊輜重由山海關大路按站徐行向燕京余與次修及上使幕客李綸庵書狀軍官前府使李敬進譯官三人寫字官一人隨使臣束裝續程徑赴熱河

瀋陽書院

不見江南張秀才講堂深處獨徘徊當年別語工淒楚瀋水東流可再來

戊戌秋余在瀋陽書院與奉天府治中孫西京鎬西京女壻張燮教授裴振監生沈暎宸暎楓兄弟金科豫王瑗王志騏輩遊臨別

贈詩者凡十七人屬余和之且問何時復來余拈筆題一絕云悠
悠小別儘堪哀瀋水東流可再來記取今秋書院裏淡黃紙上筆
談回座皆錯愕蓋余意不復渡鴨而西今又作此矣六月二十八
日到瀋陽與次修同車徑造書院舊遊無一人在有黃文橋者與
之對話聞孫西京裴教授已作古人金沈諸人或作知縣去矣屈
指十年前事不覺悵然後於路上有錦州人名沃什里帽懸青頂
子同輩數人與上使軍官相遇舉余名問曰十年前書院中相識
今可做官否答以官在內閣如今坐車在後其人相顧驚喜余在
車中睡未遇瀋陽錄中無沃什里名曾遊書院多識遼瀋間秀才
或有遺忘者

周流河

周流河水動湯湯月黑星沈夜未央瞥見船頭人簇立滿天飛電紫
金光

在瀋陽時備聞熱河路程潦雨後絕險難行正副使棄雙轎書狀
棄坐車余與次修亦棄驛馬雇太平車分乘之瀋陽將軍嵩春已
向燕京副都統成策備送任車三兩分載行李從人只帶四十名
餘又直送燕京兼程疾驅七月初一日夜半到周流河陰雲四布
野與天合雲縫中電光如金蛇西北風大作車燈盡滅時則暑天
人皆車中索綿裘而著河只有二船往來載涉極其艱辛出周流
河城西門外東方已白矣周流河者大遼水也

新店

新秋小艇泛遼西分外微涼生柳堤水路朝天東曲在但聞紅袖唱
悽悽

遼野之最泥淖者曰一板門二道亭纔經秋潦都成積水七月初
三日到二道亭使臣出令夜行首譯洪命福入白不可使臣以爲
沮衆拿人欲決棍命福涕泣言曰小人知其必危雖死於棍下不

敢奉行不得已留宿平明出店門望之天水相映不知其幾里完船皆載瀋陽將軍進貢物種而去只留弊船二隻正副使奉表咨文擇乘其一書狀及余與次修乘其副水自船縫汨汨而入船中人謬然欲跳下然無佗船可乘余笑而慰之曰吾近年爲水上船差員習知船事此不足憂也叱從者且盍且御衆心始定與正副使船相值順流而下兩岸榆柳秋風瑟然相顧而笑曰此所謂水路朝天者耶到新店下船計程爲三十里

細河

九輛輕車出白臺花兒樓好醉深杯恢恢斛裏浮將去慚愧虛名數斗才

新店南走小黑山爲山海關路西南走白臺子爲熱河路自白臺子以後遼野始盡漸見岡阜處處有廢煙臺遙望醫巫閭橫亙天際行九十里曰魏家嶺頗險狹廣寧義州之咽喉也有木柵自東

而西綿絡不絕柵以外爲蒙古地方自此亂山環抱土人呼爲廣寧山其實醫巫閭之北支也又行十里曰花兒樓似是舊有樓而無之只見數三邨屋停車沽酒而飲又行二十里到細河河漲無船正副使積大櫃於車中登其上駕六馬亂流而渡書狀及余與次修借得方斛於村氓浮之水上端坐其中使善泅者四人各執斛耳泛泛而渡人皆大笑

義州

大凌河外漲車塵秋柳蕭蕭愁殺人韓使何曾來過此滿城爭看折風巾

義州城在大凌河南岸山水明秀城中列肆又極繁華塞外雄府也按義州漢無慮縣地遼置宜州金改義州元屬大寧路明置義州衛清初以其地賜察哈爾康熙中察哈爾叛討平之設城守尉雍正十二年升州本國使客未嘗過此余適後渡河爲視者所擁

不勝其酬答疾驅入城觀者踵至御者爲褰帷而視之過白臺之日廣寧知縣張凱元送章京護行義州知州文良送騎探問行期致豚蹄沿道出引道人及騎步數十名荷鍤治道奔走扶護及到州城備待大車十三輛裝以蘆簟各駕騾馬五六疋一行分乘之罷送瀋陽雇車自此以後所經州縣次次備車或仍舊車

蠻子嶺

蠻子嶺南蠻子村妻雖纏腳奈夫髡自言家世非蒙古賜號爲蠻自大元

入朝陽縣界山路爲雨衝破車從山脊行數十里有大嶺俗號蠻子嶺嶺底居民百餘戶謂之蠻子村人或誤問曰爾是蒙古則搖頭曰不是我是蠻子妻女盈門而觀衣裳檻褸亦皆裹腳似是漢人之裔也元號漢人爲蠻子口外爲蒙古地故尙有此稱歟抑所謂土蠻之遺種歟蠻非美稱而渠反自矜可笑也蠻子與蒙古雜

處蠻子耕蒙古地輸其稅於蒙古蒙古則畜牧而已其俗土牆茅屋方牕板扉宛然我國鄉村余之御者逢人輒辨蒙古余怪而問之曰滿洲蒙古蠻子面目相似衣帽一樣汝何以知之御者笑曰袴口濶大而倒垂之臍腹全露者蒙古也因此覺之我國俗亦然高麗效元歟元效高麗歟蠻子嶺以西絕無店房或終日飢困蠻子往往賣焦黍餅煎以蓖麻油買之三四噉略點飢肚則始覺蓖麻香不能復噉矣

朝陽縣

吾行遲速奈天何治到朝陽看決河共向城南關廟宿合將杯酒灌
佟哥

在瀋陽時雇九車車主覘其急車貫比平日十倍鳳城將額爾恆額適在瀋陽聞之欲生色於我人拘囚九車夫於店屋中平其價車主銜憾募一光棍號佟哥爲領車人一行莫知也佟哥每坐余

車前打話略識字自稱正黃旗下作捋弓狀或微吟唱曲或垂頭而睡甚可憎衆車夫聽其頤使行則行住則住五里一喂馬十里再喂馬叱令快走則曰泥深拉不動牲口可憐誘以扇藥依舊頑惡兼晝夜而行或不過六七十里一行大窘扼腕無奈何正副使欲棄車而乘轎則轎已向山海關路矣各買一馬時或單騎馳走余亦借首譯馬馳及之七月初六日到義州大凌河黃濁大漲河岸沮洳數十里沒至馬腹往往布葛黍莖僅能過車城北店屋盡壞城西北門有河水出入之痕問諸土人則自去月二十七日大雨至今月初三日始霽漂沒人家百餘戶渰死數千人皆乘城仇關臺邊門水衝路斷不可行云故從城南門歷崔家口由六臺出初九日到朝陽縣縣治之半爲河水所盪洗縣舊有遼金時古塔三號三座塔廳蒙古話三爲古爾板塔爲蘇巴爾漢亦號古爾板蘇巴爾漢城至是一塔壞只有二塔居民渰死不知其數慘於義

州是日宿縣之關帝廟廟即遼靈感寺舊址有釋迦佛舍利塔碑
太平九年柳城人梁氏兄弟守奇道隣二人與塔像尙書都官員
外郎遼西路錢帛判官張嗣初撰銘庭中花藥分列有垂柳兩株
涼颼裊裊夜與次修綸庵坐柳下對月舉觴賦詩歎曰此爲漢柳
城慕容氏龍城唐營州都督府遼興中府孰料今年今月今日今
夜吾三人者去國三千里在此飲酒哉話及佟哥事怳然而覺非
此戲魔則六七日前洽到義州朝陽之間必及於大淩河之厄矣
爲之咋舌其人者或是神仙菩薩以救吾一行之命耶由此觀之
人之所以欲害之者適所以利之悠悠恩怨都可忘矣舉以言於
同行諸君莫不以爲然是歲大淩河上下流傍州縣舉被潰決之
患民多蕩析流離關外之大變也知府知縣開奏被災旗民率皆
減削嗟怨嗷嗷店人車夫輩言之如此宿朝陽縣之日瀋陽將軍
滿字公文到云使臣未經瀋陽則進關向京裏已出邊外向熱河

任地自去不必催領

喇嘛溝

喇嘛溝樹暗如雲草際蟲聲正夜分出塞今年迷失道數奇人又李將軍

朝陽以西川路紆迴徑路不明車有遲疾往往分散晝看轍跡夜望燈光正副使先入站則吹角而聚之七月初十日到喇嘛溝夜已三四更草樹荒雜蟲聲四起軍牢睡不吹角余過喇嘛溝十餘里至杏胡子東方已曙不知正副使所在處飢甚入店房買麪而食有一蒙古夜自喇嘛溝至者曰高麗大人在彼遲待少頃正副使馳馬而至吹角聚車不見李綸庵急令軍牢及馬頭一名四向探覓第三日始來迂回七八十里不食兩晝夜矣問失道狀則云車遲漸失前燈誤入一村村人以爲蒙古賊放礮大集圍困終夜始得脫歸一行爲之大笑余嘗問於口外居民曰爾不怕蒙古乎